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二一二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人民幣一元

今日本報要目

保護牲畜繁殖牲畜

一月行署生產會議作出重要決定

（本報訊）爭取在兩三年內恢復與超過戰前農業生產水平的目標之下，今年應當怎樣保護與繁殖牲畜？一月行署召開的生產會議會訂出了具體辦法。會議指出：保護現有牲畜與大量繁殖牲畜是爭取農業生產恢復與超過戰前水平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戰前，晉西北地區本爲半牧畜區，牲畜不但供農業生產用，而且還向外輸出。自抗日戰爭以來，由於敵人摧殘及災荒等原因，牲畜數量大減，質量降低，直接影響到耕地縮小，產量下降。爲此，此次會議提出：切實有效的發展牧畜事業，爭取在今年牛增殖百分之二十九，驢、騾、馬增殖百分之二十，羊增殖百分之三十。要完成以上繁殖的任務，第一要貫徹軍勤負担條例：建立健全的計工、算賬、補工制度，以求負担公平；大宗的內地軍勤，可改爲按斤按里發價辦法，變負担爲生產；大道軍勤繁重時，組織長期運輸隊，調劑大的好的牲畜與小的壞的牲畜之間的軍勤負担，不使發好牲畜的吃虧；母畜在孕生小畜前後免服軍勤兩個月，爲了獎勵繁殖騾子，經證明已懷騾駒的母馬，產前後產免服軍勤六個月。爲減少春耕、秋翻地後季節性的出賣牲畜現象，應注意組織羣衆跑運輸，進行副業生產，並大量保存飼草，種植苜蓿。第二要提倡夥喂、份養、出租牲畜，條件由雙方自由約定，收入不出負担。提倡農民以牲畜爲中心組織變工，但必須自願結合和等價交換。鬥爭果實的牲畜與貸款所買的牲畜，未確定所有權的務於春耕前確定。過去分配中存在糾紛的（如：夥喂人關係不好等），應進行自願的作價歸併。對牲畜向其他解放區輸出，各級政府均不得限制；對因逃避軍勤出賣牲畜者，由羣衆與代表會議討論訂出公約。嚴禁宰殺耕畜，即使口老殘廢不能使用的，也須經行政村政府委員會審查、稅務局驗准，方得宰殺。第三要獎勵喂養公種，克服羣衆卑視喂養公種的錯誤思想，喂養公種的收入不負担，公種免服軍勤，爲了保證確實執行，由政府發給公種證。以配種爲副業的，經代表會議通過，區政府批准，在春分夏至間的配種季節，酌量減免軍勤，對養公種有經驗而缺乏資本者，由政府或銀行貸給一部。提倡保配制，先給養公種人少數酬金，一次不成胎，二次再配，一直到下駒時，才能收回全部酬金，這樣可避免爲了多收報酬一個種畜一天交配多次的現象。爲有組織地進行配種，合作社和推進社可在固定集市試辦配種站，每縣至少先辦一處。第四要獎勵與培養獸醫，羣衆所公認爲有經驗的獸醫，經區政府批准，發給證明文件，免服軍勤。民衆醫院、合作社和推進社可聘設獸醫。在發展養羊上，提倡成羣，羣羊可合圈分養，組織羣衆購買，合作社推進社用份養辦法幫助。獎勵養羯羊（注：指能配種的公羊），做到十母一公，依照羣衆習慣，對羯羊給以貼料或羯羊不出羊工、不管羊工飯等辦法補助；羯羊要隔圈，以免亂交配；牧養最好的羊工，可選他爲模範羊工，由政府予以獎揚，推廣其經驗。宰殺母羊必須嚴禁。最後，生產會議決定在興縣、岢嵐、寧武三縣各設立一牧畜場，以從事改良品種，飼養公種，研究牲畜疾病的治療等事業。

重要更正

三月十日本報二版「人民銀行晉西北分行關於儲蓄存款暫行辦法」訊內第四、日期與利率的頭一項內「半年以上者月息二分」應爲「月息一分」特此更正。

與工農群衆結合爲工農群衆服務

——馮文彬同志在全國學代大會上的報告——

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我代表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慶祝大會的勝利開幕。

這次大會是有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是在中國人民作了主人的地方，在中國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古都北平召開的，是解放區學生與國民黨統治區學生的勝利的大會合。特別是在全國人民熱烈地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空前的勝利中開幕，使我們感到，中國的前途，中國人民與中國學生的前途，實在是有無限的光明！全中國不久就要解放了！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的統治，即將完全滅亡！幾千年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要被我們推翻；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學生和中國人民一道多年來努力奮鬥的成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的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主席正確領導的成果。

對於這個翻天覆地的偉大的革命與偉大的勝利，中國學生是有光榮的貢獻的。在三十年前的五月四日，就在我們這個大會所在地——北平，學生們首先高舉反對帝國主義與賣國政府的大旗。接着便擴大爲有工人階級積極參加的各階層的羣衆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幕。

從「五四」運動起，三十年來，學生運動的經驗是很豐富的。我在這裏想說一說其中最基本的一個經驗，就是學生爲了革命，必須與工農羣衆結合，必須爲工農羣衆服務。

歷史的經驗證明，毛主席所說：「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同工農民衆相結合。」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青年的領導存在着兩條路綫：一條是要青年脫離工農，輕視工農，這樣就便於訓練青年成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奴僕，便於分化青年與人民羣衆的團結，便於分裂和破壞青年運動，便於鎮壓人民和青年的革命運動。這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路綫，它是通過康澤、朱家驊、陳雪屏、胡適之流來執行的。

另一條路綫是要學生與工農結合，爲工農大衆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綫，是三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中，廣大的革命學生所走的道路。例如「一二九」運動就是這條道路的一個實踐。「一二九」運動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掀起了全國救亡運動的高潮，而且提出了「到農村去」，發動廣大學生與農民結合，並發揮了傳播革命理論的橋樑作用。在抗日戰爭中，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大批同學，脫下學生裝，在延安，在華北，在山東，在廣東，在華中參加了人民軍隊及根據地革命建設工作，和工人農民一道在敵後堅持游擊戰爭，建設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其中特別著名的例子，如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曾生，成爲東江縱隊的創造者，北平「一二九」學生領袖之一黃敬，則是冀中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建立者之一。在解放區學校裏，從國民黨統治區進來的學生和解放區內的學生和新生長的工農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養成了爲工農羣衆服務的觀點，許多學生都親身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生產運動和戰爭中的各種勤務，和工農羣衆完全結成一體。這種教育的效果，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因此，三十年來一部學生運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知識分子走向與工農羣衆結合的發展史。

爲什麼知識分子一定要和工農結合呢？爲什麼一定要爲工農羣衆服務呢？這是因爲：工人和農民在數量上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質量上說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其中工人因爲代表着最進步的生產力，所以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因爲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是中國革命的主力。離開了工人和農民，就沒有了中國革命，也就沒有了中國。（下接第三版）

雁北分區直屬機關

成立業餘學校

曾因缺乏督促檢查形成先緊後鬆

（雁北分區訊）雁北地委爲適應形勢需要，提高幹部理論文化水平，由分區直屬各機關（地委、專署、工商局、稅局），共同組織一機關業餘學校，駐地的朔縣縣委、縣府、公安局、市政府，也均有幹部參加學習。該校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號正式開課，學員是各機關粗通文字及不識字的幹部與雜務人員，教員由各機關理論文化水平較高的幹部分別担任。根據兩個月的學習檢查，大家已初步養成了學習的習慣，大部分學員都堅持了每天兩小時的學習制度，完成了原訂的學習計劃，使許多同志在理論上、文化上提高了一步。如未上政治課前，許多同志不懂得毛主席提出的：「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四句詩的意義，經講解後，大家才明白了詩的含意，特別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行了專門討論。一些一字不識的同志，現在也認識很多字，如稅局符廣同志兩月中，已識了三百多字。在數學上，有不少同志過去不認識阿拉伯字，但現在多位數加減法也會算了，過去稍懂算術的同志，現在學會了多位數乘除法和括弧等算法。學習中還進行了測驗，隨時獎勵學習成績好的同志，以鼓舞大家的學習情緒。但工作中還存在不少缺點，如在教學方法上，向學員佈置多、灌注多，檢查就很不夠；教員和學生僅僅是在課堂上見一見面，對學生的具體學習情況不去了解，並且各機關的領導上，和教員的聯系和配合也很少，所以對本機關學員學習上的進度了解極不深入。由於放鬆了對學員的督促與檢查，因之，有些同志在開始一個時期很少缺課上課，後來就有一部分機關的同志就發生曠課現象，如工商局、市政府，後一個時期就乾脆不來上課學習了。春節後，業餘學校根據上學期的經驗教訓，已擬定出新的學習計劃與辦法。（朱子明）

偏關區書區長會議上討論

幹部自己生產與領導群衆生產問題

（偏關訊）關於村幹部自己生產和領導羣衆生產怎樣結合的問題，最近縣委召開的全縣正副區書、區長會議上，做了詳細的討論。會上着重提到：幹部思想上不要因爲怕誤了自己的生產，而不去領導羣衆生產；在領導羣衆生產中，要防止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同時也要防止自流現象。經過大家討論，決定了兩個具體辦法：（一）一個行政村有四個領津貼米的幹部（支書、村長、中隊長、書記），除書記常留在村政府，不必下鄉外，其他三個幹部，可把全行政村分成三個支點，每支點去一人領導生產。平時少開會，一開會就要解決問題。工作中發現問題時，三個支點的幹部接一次頭，把發現的問題研究一下，再分頭去作。另外，至少每個行政村，要有一個區幹部專門去領導羣衆生產。這樣分工，就可以把村幹部自己生產和領導羣衆生產，結合起來。（二）要依靠支部和代表會議來領導羣衆生產。因爲支部委員和代表都分散在各個自然村，只要把支部、代表會議抓緊，並經常教育督促，再加支點幹部的配合，是可以把羣衆生產領導起來的。（梁明、有旭）

崞縣風菸行政村完成整黨中

深入的思想教育不夠

（崞縣訊）本縣二區風菸行政村支部共有黨員十一人，都係貧農、中農成份，有九個是四六年入黨的，另兩個是土改後發展的。黨員郝存富、張富娃曾當過兩次偽軍，都染有不良嗜好，郝存富還偷人，張姦過婦女，張富娃入黨後當村長時，貪污過一石小米。除了這兩個人外，多數黨員本質還好，工作也積極，但作風上多少都有毛病，群眾有意見。這次整黨開始時，幾個黨員因支前和受訓不在，只有六個黨員參加整黨。首先在支部內做了發土地證的動員佈置，以便在實際工作中考驗黨員。在工作過程中，找個別黨員談話，同時在群眾和代表中了解黨員。對黨員有了初步了解後，又召開了黨員會議動員整黨。在黨內進行初步批評（縣委按：檢討前應在黨內很好的醞釀準備，進行檢討與自我批評的教育，和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同時必須注意樹立整黨骨幹。），並邀請兩位群眾代表參加。會上張富變提出張銀銀在土改時，換的穿了地主的皮襖是不對的。其他人還提出某些黨員佔便宜等事。但因顧惜情面，檢討的很不深刻，許多問題都未揭發出來，群眾代表和黨員楊存銀，在代表會議上把黨內檢討的情形告給大家，楊存銀並作了檢討，代表們雖然也對某些黨員提出意見，但未進行尖銳的批評。群眾對黨員的意見依然未充分表達出來。（縣委按：事前一定要在代表和群眾中進行很好的解釋動員，充分說明整黨的意義和群眾的關係，打破各種顧慮，並須有黨員的檢討，群眾代表才敢大膽的提出意見。）會後，各代表分頭在各個公民小組內作了解釋，介紹了支部的情況，號召群眾對黨員提意見。群眾提出楊存銀、楊明科借過農會的錢未還，楊存銀把農會的穿衣鏡搬到自己家裏等意見，要求公佈土改時的賬目。以及對郝存富偷人、張姦婦女等犯罪行為亦予揭露。根據代表會議和公民小組提出的意見，在黨內進行了檢討。

接着召開群眾大會，由犯錯誤的同志進行檢討，向群眾承認了錯誤，對群眾提的不合事實的問題也作了解釋。群眾提出：「過去有些事情，是你們沒有和我們商量，如果這樣說清楚，承認了錯誤，就沒意見了。」但是這次在黨內的檢討還不夠深刻，更重要的是沒把這些錯誤提高到共產黨員的標準上來檢查，沒從產生這些錯誤的根源和這些錯誤對黨的危害性上去檢查；同時沒有有意識的樹立骨幹，因而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尚未很好展開。又關於郝存富、張富變二人的問題，經過多次研究，開除出黨，並在群眾大會上公佈，群眾很同意，覺得「好人才能入共產黨，賴人不能要。」（按：應該教育群眾以黨員的標準來審查黨員，使群眾對黨有正確的認識並提高其階級覺悟，而所謂「好人」「賴人」是沒有階級觀點的，因而也就不能眞正分清什麼人才夠黨員條件，什麼人不夠。）整黨以後，領導上有計劃的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建黨工作，首先在支部會議上討論了黨員的條件和發展的對象，並研究了每個對象的優缺點，然後又在代表會議上講明建黨的重要及黨員的條件，經過代表召開公民小組會議，聯系發土地證工作討論入黨對象及條件，公民小組共提出四十三個人可以入黨，（縣委按：這種群眾推薦黨員的辦法，是違犯黨章原則的。）然後又經支部一個一個討論，確定了二十四個對象，黨員具體分工和對象個別談話，最後吸收了十八個人入黨，並選出支部委員和劃分了小組。（縣委按：發展黨員必須走群眾路線，不要只憑工作人員的片面考察，該村的作法尚有缺點，應該是先在代表會議和群眾中宣傳建黨的重要，建黨與群眾的關係，宣傳黨員的條件，然後找出對象，由支部派人個別啟發教育其自覺自願，經過黨員介紹，由本人向支部申請入黨，在本人申請之後，先經支部討論，再提到群眾中討論，看是否夠入黨條件，最後再經支部決定，呈請區委批准，履行入黨手續。）（趙科進）

編後話

關於風菸村發展黨員的意見的商榷

崞縣二區風菸村整黨報導中，關於發展新黨員的問題上，該縣縣委會加了按語，茲就報導與按語所涉及的問題，提出幾點意見，來共同研究。

一、報導中介紹了該村發展新黨員時，是在整黨的基礎上，由支部會議研究了發展的對象，並在群眾中宣傳了建黨意義與黨員必須具備的條件，然後配合發土地證的工作，由群眾提出四十三個可以入黨的對象，後又由黨員分別進行個別談話，最後吸收了十八個新黨員入黨。

這裏涉有幾點須清楚，這十八個新黨員是否按黨章規定經過個別地履行入黨手續了（即個人申請，介紹人負責切實的介紹，由支部大會討論通過，然後呈請區委或相當於區委的黨委批准。）否則，即是不合黨章規定的手續的。而這個手續，也絕不能當作形式，而是為我黨的性質和嚴格的組織原則所規定了的。加入黨的每個新黨員，必須是自覺自願的，必須有一定的介紹人（介紹人對被介紹人的思想、品質、經歷等，應負切實的責任。這也是黨委批准新黨員入黨的重要根據之一。）；而黨委批准任何一個新黨員入黨時，應在政治上組織上負責任，因此，必須根據介紹人的報告，群眾推薦和討論審查的意見，及黨委對被介紹人各方面的瞭解，認真的討論研究與分析，然後作出負責的決定。任何潦草馬虎以及更改黨章明文規定的手續的作法都是錯誤的。如果錯誤地採取群眾推選或集體批准入黨的作法，還是黨的組織原則所不許可的。這是必須糾正的。

二、按照報導所介紹的情況看來，似乎不像該縣縣委按語作出的那樣——是群眾推選，而是好像是由群眾推薦的。推薦不等於推選。在公開建黨中，特別是經過整黨，向群眾深入宣傳了建黨或發展新黨員的意義，以及黨員必須具備的條件，一方面啓發群眾中的先進分子自動請求入黨，一方面啓發群眾對黨的關心，請群眾幫助我們推薦對象，然後由支部黨員進行嚴格的考查，對那些已有入黨要求與眞正具備了入黨條件的，按黨章規定個別地履行入黨手續，吸收入黨，那是沒有什麼錯誤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群眾推薦的方式，是可以採用的，這也是我們更好的發現群眾中的先進的覺悟分子的一個方法。而且，在按黨章嚴格履行入黨的手續的完整作法上，是能夠使群眾推薦入黨對象的方式，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的。如對被推薦的對象，經過嚴格的考察，再向群眾說明批准入黨或不能批准的條件與理由，這樣對批准入黨或未批准入黨及負責推薦的群眾，都是一種很生動很實際的教育，而使黨更好地建立在與群眾密切聯系的鞏固基礎之上。如果說該村的發展黨員中作法上有缺點，倒不在推薦上，而在推薦之後，以及經過黨員考察、支部討論之後，未再提到群眾中討論，如果這樣，即則在走群眾路線審查新黨員上，和使黨密切聯系群眾上，都是不夠的。

群眾推薦黨員的方式是可以運用的，關鍵在於：必須進行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使群眾了解我黨的性質和黨員必須具備的條件，啓發群眾對黨的關心，認眞地負責地推薦出有覺悟有威信，能為群眾很好地服務的先進分子。不做艱苦地宣傳教育工作，先採用簡單號召的辦法，就必然使群眾推薦成為形式的甚至發生嚴重偏向。總之，群眾推薦的方式是很好的，可以運用的，但又如上面所說的，它嚴肅地與完整的，只要我們不把它對立和割開看，就可以使矛盾統一起來，而且通過這一形式，使建黨工作建立在鞏固的群眾基礎上。

積極接受黨給予的光榮任務

臨縣百餘幹部赴新區工作

行前縣級各機關作了隆重的歡送

（臨縣訊）此間赴新區工作的各級幹部一百八十人（男一百五十八人，女二十二人），已於三月三日出發。行前，縣級各機關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此次經動員號召後，自動報名去新區工作的各級幹部，共達二百一十四人，後經縣委按工作需要確定調外一百八十人（經過地委要求人數四十八人），內有男女黨員一百六十五人，青年團員三人；原先未報名，後經組織決定調外者僅十餘人。這些同志都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接受了黨給予的新區工作的光榮任務，於二月二十八日按期到縣集中。他（她）們情緒都很高，如五區楊拔的女幹部郝喜香同志（區民政委員），剛生下孩子兩個月，即把孩子奶出去，自報去新區工作；二區區委宣傳張文才同志，家中只有老父母，他在勸說好父母後，也自動報了名，第三天就到了縣上。他說：「革命形勢發展的這樣快，我們要幫助新區群眾和解放區人民一樣翻身啊！咱是黨員，到那裏也要為群眾服務！」

三月二日，縣委、縣府召集赴新區工作的全體同志舉行座談，縣委副書記李宗林，縣長關劍同志先後講了話。李宗林同志除勉勵大家外，並指示調外幹部去新區工作時，要站穩階級立場，愛護與關心新區基本群眾的利益，要深入了解新區情況，尊重群眾生活及風俗習慣。關劍同志除說明應堅決完成黨給予的光榮任務外，應保證使大家的家庭不受困難。後經醞釀研究，對家庭實際有困難的分別給予解決，大多數同志都表示沒意見了，他（她）們說：「小困難那個人沒有，要自己克服啦！」強調家庭困難，找藉口，和發講價錢的現象，只是極少數的幾個同志，後經說服也沒意見了。

三月二日上午，縣上設筵招待去新區工作的同志，晚上各機關舉行了茶點與遊藝晚會。三月三日早飯後，全體同志舉行臨別的集體攝影，各機關同志都成群結隊的去水門外歡送，同志們一一握別後，他（她）們即以愉快的心情，整齊的步伐踏上了赴新區的道路。（純一）

更正

三月七日本報一版「興縣縣政府公審偽殺兒媳案」訊內「陪審縣婦聯范如英」應為「縣婦聯楊愛英」，特此更正。

牲畜配種經驗介紹

（一）選擇公種對增殖牲畜有直接影響，要選雄壯、眼大、鼻孔大，耳朵小胸肚寬大、蹄子堅硬圓整、蛋（睾丸）尖圓而有細毛的。馬年歲在四歲至十二歲最好；牛在一歲至十二歲，容易受胎。（二）配種時間，每年二、三月最好，四、五月亦可。母驢走駒二十天至二十五天一次，每次發情五天至七天，口輕的在三天至五天內交配，口老的在第二天交配容易受胎。母馬走駒（俗語吊鍋）二十天至一月一次，每次發情二天至四天，可在第二天後交配。母牛走犢二十一天交配最好，交配時公牛一次，母牛一弓，保險受胎，無須再交配。（三）公母畜在交配前不宜喝涼水，母畜在交配後一禮拜內，不宜作重勞動（如推磨等），產前三個月不宜作重活（特別是驢），小產後半月以後，馬十二天再交配容易受胎，（俗名配熱駒），母驢用馬配後接着再用驢配一下易受胎，而且產下小畜壯大，但注意小產後三天內及生產後半月內禁止喝涼水，可喝米湯或麵湯水。（四）公驢每天以配二個至四個為宜，多了不易受胎；母牛中的「圈母子」（常懷）不易受胎；母驢母馬腰細，肚小，奶頭非常小和吃的肥胖的很易受胎。（五）對治母畜橫產、難產、和小駒口拉稀死亡，大家研究的辦法是：母畜（特別是牛）生產時，小畜落地後，若胎包及小蹄下來，可用溫水一盆，把流出的胎包等放水內洗淨，用手（指甲剪光）蘸水洗淨，抹上些油）塞進去，再用手堵住約二十分鐘，即將胎母畜不吃草，可喂麵糊糊或稀米湯，過六七天便吃草了。如遇横產或可把小畜的腿或頭塞進去，慢慢回轉順即產下。小畜產生後，院內或圈內禁止倒爐灰，小牲口聞灰後，即發生拉稀病，過五、六天便死。防止辦法：可用蚕樹皮（剝去外邊老皮一層）水煎，灌服即癒，過一月就不怕了。

（臨汾縣牲畜配種技術研究會）

民兵程乃大與任有元等

打山猪和狼為民除害

（中陽訊）城區、鄭村、政村、錦屏山一帶，山猪很多，民兵程乃大組織朱繼賢等四人打山猪，從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共打死山猪七隻，殺肉七百餘斤，賣米二百二十斤，連同政府獎米七斗，共得米二石七斗。又城附近各村近來狼活動很厲害，家畜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被狼吃了，咬傷一個孩子，羊也被吃的很多。民兵任有元、劉三保為給群眾除害，每天夜裏埋伏，前後共打死兩隻，群眾說：「還可給咱們除害了，莫說獎勵四斗米，就是獎一石也應該的。」（桂英、國元）

岢嵐下石溝村婦女王五女

毡片做軍鞋受到批評

（岢嵐訊）一區下石溝村婦女王五女，今冬村政府派她做一雙軍鞋，她在鞋底上夾了毛毡片。被村政府檢查出後，當即召開全村婦女大會，進行了嚴格批評。大家決定要她賠一雙新軍鞋。（成文等）

華北文委 華北文協 舉行茶話會

歡迎蒞平文藝界人士

（新華社北平五日電）（遲到）華北人民政府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和華北文藝界協會於三日下午一時，在北京飯店舉行文藝界茶話會。歡迎新由各地來平及原來留平的文藝界人士。應邀到會者有郭沫若、茅盾、田漢、洪深、許廣平、徐悲鴻、俞平伯、曹靖華、馮至、馬敍倫、焦菊隱、李廣田、陸志韋、封鳳子、盛家倫、李樺、臧志誠、葛一虹、安娥、夏康農、周建人、程硯秋、戴愛蓮、葉淺予、彭子岡、蕭向榮、劉白羽、艾青、馬彥祥、張致祥、荒煤、李伯釗、光未然、宋之的、趙毅敏、袁勃、蔡若虹等七十餘人。

在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沙可夫作簡短介紹後，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揚代表華北人民政府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與華北文藝界協會致歡迎詞。

周揚同志致歡迎詞

希望文藝界緊緊團結在一起 為建立新中國文藝事業而奮鬥

周揚說：中國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在近代中國人民革命運動史上有過光輝的貢獻。文化界的進步力量，曾長期被國民黨反動派所分割。現在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與在解放區的兩股力量匯合起來了。二十多年來，國民黨政府對一切進步文藝採取極野蠻殘酷的絞殺政策，但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卻始終一貫，不屈不撓地堅持了鬥爭。他們的鬥爭給了解放區人民以重大的精神上的鼓勵。周揚接着簡單地介紹了解放區文藝工作的情況和經驗。他指出解放區文藝作品中出現了新的主題，即人民解放戰爭、土地改革和生產建設。工農兵在文學作品中取得了眞正主人翁的地位。這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創造歷史、創造革命奇蹟的是人民，首先是工農群眾。文藝工作者必須學會反映與表現他們，因此必須學會充分地懂得工農群眾的言語與情感，只有如此，才能成為他們的忠實的稱職的代言人。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們在與工農群眾結合的過程中，曾經過痛苦的考驗，曾經遇到思想改造的嚴重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得到了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最寶貴的幫助。現在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與讀者群眾完全是新的關係：一面向人民群眾學習，一面又教育人民群眾。因此文藝工作成為一種十分負責的工作。要使文藝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單靠專業的文藝工作者還不夠，還必須發動工農群眾自己創作。解放區群眾文藝是非常活躍的。較顯著的，如農村劇團、工廠文藝、槍桿詩等等。在解放區，文藝是自覺地服從政治、反映政治的；自稱為超政治的文藝是不存在的。文藝工作者一方面要熟悉人民群眾的生活，一方面必須通曉共產黨與人民政府的各種政策，二者是不可分開的。周揚指出解放區文藝還有許多缺點，但它卻有豐富的內容，強烈的生命力和偉大的前途。希望文藝界緊緊團結在一起，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建設新中國而共同鬥爭，為建立新中國文藝的事業而共同奮鬥。

茅盾說：與工農兵結合要向人民學習

田漢提議：重新結成全國文藝界的組織

作家茅盾接着講話。他說：與工農兵相結合，只要多向人民學習，改造自己，有志者是可以達到目的。他談到在目前勝利形勢下，全國大城市都將一一解放；在這些大城市中，應當注意反對反動統治者用以投合小資產階級趣味的麻醉性的黃色文藝。

戲劇家田漢號召文藝工作者應該再學習與再教育。同時提議文藝界應在同一目標下，重新結成全國統一的組織，以便更順利、更有力量地進行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郭沫若說：

要健全自己的靈魂 須學習毛澤東思想

作家郭沫若熱情地敍述他對延安的憧憬。他稱解放區文藝工作者為光明的天使。郭沫若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中國文藝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五四」以來的中國文藝有優良傳統，多數文藝工作者認識的程度雖有不同，但追求光明則有共同的優良品質。他說毛主席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像畫龍點睛地向「五四」以來在黑暗中摸索的文藝界點起了火炬。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手與腳受了千萬重手銬與腳鐐，現在到解放區來了，從心裏感覺到愉快，手足放開了，可以照着毛主席所指的路徑向前走了。希望文藝工作者把毛澤東旗幟隨軍事發展插到長江流域，插遍全中國。郭先生最後指出文藝工作者是靈魂工程師，為新中國創造新靈魂、新人類。在今後建設工作上，文藝工作者負有很大使命，負有影響別人精神與靈魂的任務，但影響別人靈魂，首先要健全自己的靈魂，建立革命人生觀，學習毛澤東思想。

洪深表示：

在思想上毫無保留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戲劇家洪深以三十年從事戲劇工作和教育工作的經驗，虛心地表示要從現在開始重新學習。他說他正在研究中國共產黨與人民政府的各種政策，特別是土地改革政策。他正在研究解放區的教課書。他說要從解放區的課本中了解希望造成新中國國民的什麼人格，從而在舞台上也造成什麼人格。他最後表示願意在思想上百分之百毫無保留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業務上不折不扣地供獻自己的技術。

作家許廣平說：來到解放區感到非常愉快，但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即曾以「八月的鄉村」一書受魯迅介紹的蕭軍，在東北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她認為蕭軍的言行完全違背魯迅的精神，根本不配稱為魯迅的學生。她分析蕭軍犯錯誤的根源是他的個人英雄主義。這件事教育了一切才子式的知識分子。

畫家和北平藝術學院院長徐悲鴻認為毛主席的文藝政策是藝術史上的大革命。毛主席明確地指出文藝為勞動人民服務；解決了中國文藝界沒有解決過的問題，使今後一切的努力有了正確的方向。

作家俞平伯認為今天遇到了千古未有的革命。要正確理解這個革命，不但從書本上，而且更要從實際生活中去學習。

詩人馮至以興奮的心情描述北平的解放，比擬作光明的突然降臨。他要求得到各地來平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幫助。

作家曹靖華敍述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如何迫害革命文藝的罪惡，同時又用具體事實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及文藝工作者的關懷與愛護。

並響應成立全國文藝界組織的建議，願早日促其實現。當參加座談會的文藝界人士在六點鐘聚餐時，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將軍趕到了。他在熱烈的掌聲中，慶祝文藝大軍會合，預祝全國文藝界組織很順利地產生。

蕭向榮同志說：

人民解放軍非常歡迎文藝工作者到部隊中去

東北人民解放軍政治部宣傳部長蕭向榮在講話中說：人民解放軍依靠知識分子與文化工作者的幫助，使自己成了強有力的有文化的軍隊。今後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他說，當戰士們看到他們的故事上了鏡頭或者寫到作品時，他們是高興得難以形容。戰士們常說：「看了一次戲，等於上了三個月的文化課。」因此，人民解放軍非常歡迎文藝工作者到部隊中去。

最後，由沙可夫向來賓表示謝意，

天津市聞

華北貿易總公司已於日前由石家莊遷津，七日起開始辦公。

平津間的「載波電話」，已於上月中旬修好，可同時有五十人講話。

津市設備最佳、規模最大的原屬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醫院，經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後，現已恢復應診。

平市隆重紀念「三八」節

兩萬餘婦女盛大集會

（新華社北平九日電）北平市各界婦女二萬餘人，昨日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盛大的紀念「三八」節大會。市內女工、女學生團體，及市郊長辛店、門頭溝、清河鎮等地的勞動婦女團體共六十餘單位，自清晨七時起，即分別由午門、東華門、西華門集隊進入「紫禁城」內的大會會場。主席台設在太和殿上。台上高懸着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巨大油畫像，台前飄揚着十四面大紅旗。御河南北兩側的廣場上站滿了二萬餘獲得了解放的婦女。紀念大會於上午十一時開始，主席張曉梅致開會詞後，由主席團宣讀了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及北平學生聯合會致大會的賀電，接着是來賓及各界婦女代表講話。平津前綫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北平市軍管會主任兼市長葉劍英、平津前綫解放軍政治部宣傳部長蕭向榮，中國共產黨北平市委會代表趙毅敏講話以後，中國共產黨北平市婦女工作委員會代表張秀岩，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委會副主任李德全，平市婦女代表王永萍，革命軍人家屬代表林月琴等相繼講話。大會在向人民解放軍、北平市人民政府獻旗後，通過了給毛主席、朱總司令，給解放區婦女同胞、給國民黨統治區婦女同胞電文。當晚解放軍各文工團分別在六個劇院演出「農民解放」等節目，招待各界婦女。

與工農羣衆結合 為工農羣衆服務

——馮文彬同志在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上接第一版）有人承認要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但不願為工農服務。可是為國家服務，究竟是為什麼國家呢？為社會服務，究竟是為什麼社會呢？在目前的中國，國家和社會的主體，或者是工人和農民，或者是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旁的主體嗎？難道我們不為工人和農民服務，還要替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服務嗎？

又有人願意為人民服務，不願為工農服務。但是人民群眾主要地就是工農。除了工農以外，還有什麼廣大的人民群眾可言？應該知道，學生和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從來也就沒有所謂既不與反動的統治階級相結合，又不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獨立的學生運動或知識分子運動。從來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就只有兩條路走，或者是為反動的剝削階級服務，或者是為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服務。除此以外，沒有第三條路走的。

怎樣和工農群眾結合呢？怎樣為工農群眾服務呢？

我們在學校裏讀書，首先就要弄清楚為誰學習？為什麼學習？我們應當確立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很好地為工農群眾服務而學習，就是為了很好地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學習。固然，學習也是為了自己的進步，為了自己增長知識。但是，這種求進步長知識的要求，只有和人民的利益相結合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就是說，為了要很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工農服務，所以我們就要學習，就要有知識；而沒有知識，或知識不足，是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工農服務的。

「和工農群眾結合，為工農群眾服務」這句話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不是容易的。這還是一個嚴重的思想革命，要經過不斷的思想鬥爭的過程。因此，我們要下很大的決心，放棄對工農群眾的「優越感」，虛心向工農群眾學習，經常關心工農群眾的生活，了解與熟悉工農群眾的情況，培養自己具有革命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樣，我們才能夠和工農群眾結合起來，為工農群眾服務。

我們大部分同學，都有很高的熱情，願意和工農群眾結合，為工農群眾服務的。但是，還有一種是站在群眾之上的恩賜方法，為工農群眾無論是救苦救難的救世主、耶穌式的態度，或是打抱不平的「俠客式」的態度，用這種態度去和工農群眾「結合」，結果一定格格不入，工農群眾是不歡迎的。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位很熱情的同學，像浮在水上的油一樣，向工農群眾講，講得舌焦唇乾也沒有結果，群眾聽不懂，你的話還沒講完，人都散了。他生氣地罵說：「老子給你們服務，你們卻不要。」這樣來和群眾結合，是一定不會成功的。

現在我又想起另外一個故事，它可以說明另一個和工農結合的方法。這就是廣東海陸豐的澎湃同志和農民結合的故事。澎湃同志過去是大學生，家裏是地主，他下了決心為工農群眾服務，向工農群眾宣傳，但是群眾卻不理他，不聽他的話。他回去以後，並不灰心，經過了仔細的研究以後，他就脫下學生服，改穿農民的衣服，深入農村，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討論農民如何解除受地主剝削的痛苦。他在農民之中，和農民融合在一起，並使農民了解自己的偉大的力量。他教育了農民，他自己也在內——這就是真正和工農結合的方法，並發揮了「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澎湃同志真心和工農結合了，所以他受到群眾的熱烈愛戴，成了中國工農運動的初期領袖之一。現在澎湃同志是犧牲了，但是澎湃同志的真心和工農群眾結合的精神，將永遠是我們青年學生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楷模與模範。

同學們：我們希望各位在學習中，要有這樣的為工農群眾服務的觀點，要準備下決心到工農群眾中，到戰鬥中，到實際工作中去鍛鍊自己成為自覺地為工農服務的戰士，真心和工農群眾結合起來。

學生和工農群眾結合，為工農群眾服務，這是學生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向。我相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一定會本着這個精神，研究並確定在學習中、工作中如何實現的方法。那麼，在大會以後，我們的學生運動，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對於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工作，將會有更大的貢獻。（新華社北平九日電）

蕭軍思想的分析

蕭軍和他所辦的「文化報」（哈爾濱出版），最近一直在散佈着錯誤的思想和有害的言論，東北的文藝界曾因此對蕭軍熱烈地嚴正地展開了思想鬥爭。最初是以「生活報」（亦在哈爾濱出版）與「文化報」的論爭開始的，先後參加這場論爭的有宋之的、金人、草明、[illegible]武、周立波、馬加及陳沂等作家及各界讀者，刊物有「生活報」、「知識雜誌」、「文學戰綫」及「海燕」等。其錯誤思想及有害言論，最主要的，其一，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想，去年，八一五正當東北各地熱烈慶祝蘇聯紅軍解放東北的時候，蕭軍在他的文化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提出了什麼「各色帝國主義」，主張對蘇聯要「來而不往非禮也」的發揚「中國人氣節」，盡量找尋蘇軍在東北的所謂「黑暗」，其次，蕭軍對於我們目前的解放戰爭，無常識地、錯誤地認為是「萁豆相煎」，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戰爭。所有這些對革命有腐蝕性的有害的觀點，蕭軍原是一直堅持着。

我們認為這不是對蕭軍個人的問題，這是對一切有危害性的反動思想的鬥爭，是對和蕭軍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的一個警惕和教育。

因為篇幅所限，這裏我們只節選了周立波和陳沂同志的兩篇文章，藉以使讀者明瞭蕭軍思想錯誤的根源。立波作的「蕭軍思想的分析」是載在一卷三期的「文學戰綫」上，陳沂作的「魯迅不能替蕭軍打仗」原載新華文摘三卷十、十一期合刊。

——編者

依我的了解：蕭軍的思想，在他的混亂，蕪雜，吹牛，半瓶醋，流氓性和封建性等等特質以外，還有一個一貫的本質的東西，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兩面性。一面空談一些革命的辭句，但一面又發揮那種帶着濃厚的腐蝕味的個人英雄主義。這發揮到極致，就只有個人利益，沒有革命原則，常常使他發出反動的謬論。

憑着他的「英雄」的觀點，在歷史上，他讚美着夏桀和殷紂，他說：「紂王不獨不是笨蛋，據說和夏桀王差不多有才幹，而且也是個和夏桀王差不多的美男子哩！」（二十二日文化報）不從歷史的環境和階級觀點去分析過去的人物，僅從他們「有才幹」，是「美男子」去看他們，除了膚淺到可笑程度之外，是流露着他的一貫的個人英雄主義、人才主義的觀點。

他也是用同樣的觀點去看李陵的，他說：「當然，若從今天的民族觀點來看，李陵是投敵的叛將，但從那時候為皇帝個人的大漢族侵略野心主義打仗來看，我看李陵並無大錯。」

既從民族觀點來看，李陵是投敵叛將，為什麼又無大錯呢？他的投降，是從皇帝（天子）投降皇帝（單于），並沒有投降人民、投降進步。必須說明，李陵的情形，絕對不能和今天蔣軍放下武器的軍官的情形相提並論。後者只要武來歸，都是歸順人民，服從了真理，他們是正大光明的，並無錯處，而李陵卻不但是錯，而且是犯了大罪。

由此，可以說，蕭軍並沒什麼民族觀點，更沒有從歷史的發展上觀察問題的歷史的唯物主義的觀點。他衡量人物，不過是從他個人的好惡，從他的有限的知識和個人英雄主義所構成的一種烏七八糟，自相矛盾的觀點出發的。

魯迅先生在一九二五年軍閥統治的黑暗時代，說了這些話：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魯迅先生的敢罵敢打的對象，是舊社會的統治者，地主資產階級及其代表們，他所說的可詛咒的地方，是舊社會；可詛咒的時代，是一九二五年的黑暗時代。蕭軍四五年在延安作的「大勇者的精神」引用了這句話，又在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文化報」上重載這篇文章。這是什麼意思呢？莫非在蕭軍的眼裏，解放區的今天是該「擊退」的「可詛咒的地方」的「可詛咒的時代」嗎？而他的「敢罵，敢打」的對象，又是什麼人呢？

魯迅先生曾經在一封有名的公開信裏，斥罵着托匪的無恥，而蕭軍卻說我們在延安鬥爭托匪王實味是「狗打架」。魯迅在「答國際文學社問」，「祝中俄文字之交」等等文章裏表白了他對蘇聯的理解，嚮往和熱愛，蕭軍卻在去年八一五那天的「文化報」上，發表了「各色帝國主義」的謬論，同時刊載「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樣汚蔑哈市蘇僑的文章。在我們時代的這些重大的政治思想問題上，有那一點，蕭軍和魯迅先生有共同之處呢？可說一點都沒有。

那末，蕭軍為什麼總是掛着魯迅的招牌呢？

答曰：「一切從「利用」」。

從個人出發，就私慾熏心，就有不滿和牢騷。跟着就對解放區的人和事，投射着明槍和暗箭。在解放區的艱苦工作和生活上他常常惡意的塗上汚黑的顏色，解放區的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日新月異的生產建設，以及前方英勇卓絕的解放戰爭，蕭軍一向是表示冷淡，甚至反感的。常常發表出一種令人欲吐的僵屍的惡臭。請看這段文字：

「手足和肚子，黃腫得像浸在屍缸裏死了的青蛙似的，陰囊被淡波浸爛了。那條大腿長着許多褥瘡，好像火山噴射出來燒液所凝成的醜陋岩石。潰爛的瘡口，在暗淡的燈光裏，彷彿產婦在臨產時，被燈兒照臨了的陰唇。」（五月十日文化報：「護病工作」。）

這是歐洲沒落資產階級小說家詹姆士．朱易士式的「[illegible]」文學手法。蕭軍為什麼欣賞他們，並登載他們呢！因為他就是高爾基所嘲笑的那一類「作家」，除了廁所和澡塘的牆壁以外，再遠一點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蕭軍所辦的「文化報」上，除了歪曲，就是牢騷。從這些牢騷裏，看蕭軍的品質是並不高的。沒有遠衛，沒有小資本，也要發一個有牢騷。他七月二十五日在「文化報」上還公佈了他的「牢騷哲學」：「點小事，發點小牢騷，倒是一種消遣的好辦法了！」除了歪曲和牢騷，就是諷刺和「[illegible]」。請看二月十五日的「文化報」上的「一間樓主隨筆」中「論：「混」」：

「早先人們把做妓女的叫做「混事的」；當洋奴的叫「混洋事的」……」以至「混革命的」……中國社會就是一直「混」到現在。直到今天似乎有些人改變了新的「混」的方式方法還想繼續「混」下去的趨勢，如果再容許這「混」的傳統延綿下來，至少在我是感到可悲哀了！雖然不一定去自殺，可是……一聲霹靂——「混」不下去了！這就叫做「革命」。」

在這短短的文章裏，他把革命和妓女同提，跟洋奴並論，把中國社會，無分新舊，看成都是「混」，今天不過是改變了「混」的方式方法，而「霹靂一聲」，「混」不下去了，這就叫做真正的「革命」。此外是沒有真正的「革命」的。發出這「一聲霹靂」的是誰呢？自然這就是「一間樓主」的蕭軍了。他在這篇文章裏辱罵了革命，又把自己供此成為「高臨萬人之上的「英雄」」。

但任何英雄豪傑，要不和人民與人民的鬥爭緊緊結合在一起，他就決定了一事無成，碌碌一生。蕭軍有時也透露了這悲劇的真情，在他的「求真樓吟草」裏，有這麼兩句：

「碌碌生涯何所苦，雙肩一擔故吾。」

雙肩一擔，依然故我，這「一擔」並沒有比從前較好的作品，卻這就是蕭軍的現狀。而人民呢？成了大事：擊敗了日寇，今天又快掃清蔣匪，這使眼裏沒有人民的蕭軍不能不分外驚慌。在他的「聞勝有感」的散文裏說：「勝利初傳，渾如夢境，似悲似喜，似憂，萬情交縱，哭笑難成！」他所以有這種心境，是因為他一向沒把人民看在眼裏。不相信人民會有這樣的勝利，而且，在無意識之中也許還要有幾分不高興人民有這樣勝利，不然，他為什麼要悲？為什麼要憂？又要哭呢？

在蕭軍所發表的舊詩裏，也同樣流露出傷感的悲觀的沒落的氣息，千篇一律的什麼「燕燕」，「暮靄」，「寂寞」，「昏鴉」，「斷腸」……等肉麻和腐朽的詞句，這正是這位「英雄末路」的真情。

魯迅不能替蕭軍打仗

關於蕭軍和他的「文化報」

「生活報」同蕭軍及他的「文化報」的論爭是完全必要的。這也決不是有私人的動機和感情。

「生活報」指出蕭軍已經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漩渦，我的看法倒是愛護蕭軍。如果說還是扣帽子，我想也可以，因為蕭軍的頭恰好可以戴這頂帽子。蕭軍因為是所謂成了名的，自己在去年九月二十日的「文化報」上還在自詡為是有國際令譽。這還在蕭軍來講，今天已經成了包袱，而且這個包袱越背越大，以致蕭軍看不見自己的缺點，看不見自己思想、文字（也就是行動）上的危害性，反動性。

蕭軍在去年九月二十日的「文化報」上把魯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六日「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一封信公佈了，企圖利用魯迅先生培養而使蕭軍成名一樣的來利用魯迅先生替蕭軍打仗，作為他的盾牌。企圖是很顯然的：「你們過去迫害過魯迅，今天可以用同樣的情形來迫害我蕭軍，好吧，讓你們看看吧！」

然而不幸得很，蕭軍和魯迅先生如何能比！

蕭軍借魯迅成了名，這在魯迅先生講，培養文學後代是完全正確的。蕭軍此後就一直以此作為自己登龍之術，到處自詡，大家都有眼睛，看看蕭軍公佈的魯迅書簡後面的註解，講魯迅還不如講蕭軍自己的多。這種自吹自擂，稍微進步點的人，都引以為恥，而蕭軍則在那裏大加販賣，反以為榮。

魯迅答徐懋庸的信，我個人的認識，是為的把統一戰綫中「統」與「鬥」、「統」「鬥」的範圍內容弄清楚；要統、需統、一定要統，但也要鬥、需鬥、一定要鬥；鬥的最終仍是達到統的目的。這是魯迅說的有立場的統一戰綫。魯迅的信是當時文化陣營的自我批評，揭發了文化陣營中的某些宗派、狹隘，魯迅不僅要當時上海的文化工作領導部門及其他負責同志團結胡風、黃源……而且要團結鴛鴦蝴蝶派共同抗日，但魯迅的信同樣指出「仍可以互相批評」。這就不難看出魯迅答徐懋庸信的精神，是一種完全符合批評與自我批評立場的。

魯迅所以被稱為中國文化的方向，是他的思想始終忠於人民，是他的行動始終是對準敵人（封建勢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國民黨——蔣介石為首的反動集團），而蕭軍呢？完全不是這個精神！蕭軍今天提倡的是對蘇聯不能無條件的擁護，對蘇聯要提倡「來而不往非禮也」的「中國人氣節」，提倡「萁豆相煎」！很簡單的，這就是要號召大家搜蘇軍在解放東北中的某些個別的缺點，不正是國民黨的那些反蘇先生們、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實際就是法西斯的應聲蟲）所到處宣傳煽動的嗎？蕭軍可能就沒好好想過，沒有蘇聯，能有蕭軍和他的「文化報」在哈爾濱出版嗎？

這就是本質問題！

反觀魯迅的對蘇態度，從他翻譯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與批評」起，到以後的「毀滅」，「祝中俄文字之交」，以及為「鐵流」作序、校對止，其擁護蘇聯之忱，至今讀來，尤洋溢紙上。這同蕭軍又是本質的區別。

至於萁豆相煎，蕭軍說是指的蔣介石士兵，這說明蕭軍幼稚，他不懂得這些士兵是經過反動訓練的，並在反動統治下，為反動集團作戰。蕭軍提倡這個，就是叫我們在敵人面前放下武器。如以蕭軍此種論點推斷，蘇聯何必同希特勒打呢？希特勒的士兵也是無產階級兄弟呀！我們又何必同日寇打八年呢？[illegible]也是無產階級兄弟呀！然而不打，焉有今天，也那有哈爾濱的蕭軍和他的「文化報」？這又是和蕭軍本質的區別！

魯迅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他本人畢生就是為中國人民和中國的無產階級奮鬥到死！找不出他有同蕭軍提倡的這些東西類似之半點。這同樣是本質的區別，蕭軍硬要生拉死扯的把魯迅先生扯起來替他打仗，但是不可能的。

蕭軍是借魯迅成名，魯迅是培養文學後代。

蕭軍借魯迅抬高自己，魯迅是死了不知道。

蕭軍想魯迅替他打仗，魯迅會給蕭軍以「回馬槍」。

多年來的鬥爭中——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整風運動中，看出小資產階級除了革命性、動搖性外，其中有一部份也確實還有反動性。正像毛主席所說：「中國廣大革命知識分子雖有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最後勝利的，其中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時，就往往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竟會變成革命的敵人。」應該承認蕭軍革過命，寫過革命文學，但蕭軍今天已經走到思想文字反動的邊緣。這是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決定的，要蕭軍艱苦奮鬥——過關的。蕭軍，不要滿足自己二十多年始終跟隨共產黨，不要只看自己光榮歷史的一面，還要看你動搖與思想文字反動的一面。不要當別人給你指出時就生氣。小資產階級常是自己的毛病、特別是帶原則性的毛病被指出了，冷靜一下事後也會感到對的，但當時就不願承認，硬要打腫臉充胖子，硬說別人是「胡說」。

正告蕭軍，這個是不行的。

魯迅不能替蕭軍打仗，也不能救蕭軍，救蕭軍的是大家對蕭軍的論爭。